

尔
威

月

李子奇传

齐生 阎鸣 怡惶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序

《岁月——李子奇传》真实而形象地记述了李子奇同志的成长道路、坎坷经历和奋斗生涯，也展现出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李子奇同志1923年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一个贫寒之家。13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神木县共青团区委书记，盐池县抗日联合会主任，“三边”分区青年救国会主任，中共吴旗县委宣传部部长等。搞青运，闹土改，宣传抗日，扩军，支前……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李子奇同志任吴旗县委副书记、安边县委书记，在敌人围剿“三边”的极端困难、危险的环境下，正确执

序

行党的路线，率游击队出生入死，与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胜利完成了反围剿斗争、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等各项任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子奇同志相继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宁夏省委书记和宁夏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书记。后调甘肃省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经理，他同黄罗斌等同志用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率领上万名创业者，奋勇拼搏，排除万难，在荒滩上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冶金企业。1964年“四清”运动，李子奇同志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放劳动，15年没有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银公司冤案得以平反，李子奇同志又回到领导岗位。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子奇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被任命为甘肃省委书记。他踏遍陇原山水，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发展农业上提出了“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加快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产品结构；把发展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为振兴甘肃经济的突破口；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教文化事业；注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8年艰苦努力，农业连年丰收，全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

甘肃人民办了许多受益当前、惠及后代的好事、实事。他所做的这一切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为共产党员、黄土地的儿子，李子奇同志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他为人正派，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刻苦学习，求真务实，勤恳工作。《岁月——李子奇传》既是李子奇同志的个人传记，又是他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我祝贺它的出版。

宋平 2001年3月

题记

游过浩渺生命之海洋，
因了奋斗、搏击，
海面便多了一个个亮点；
走过无边人生之原野，
因了给予、奉献，
大地便多了一个个脚印。

作者

目 录

| | |
|-----------------|-----|
| 引子 | 1 |
| 塞上烽火 | 3 |
| 喜得掌上珠 | 9 |
| 初涉洗礼 | 18 |
| 投奔红军愿未遂 | 24 |
| 生命在战斗中溢彩 | 34 |
| 风景这边独好 | 42 |
| 在“三边”的日子里 | 49 |
| 血与火的考验 | 58 |
| 黎明前的的鏖战 | 66 |
| 首任团省委书记 | 73 |
| 春风雨露润新苗 | 82 |
| 教育战线的排头兵 | 93 |
| 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 | 103 |
| 赴苏学习 | 110 |
| 我以我身献白银 | 121 |

| | |
|-----------------|-----|
| 渡过危难 | 133 |
| 开拓者的炼狱 | 144 |
| 历尽磨难终不悔 | 155 |
| 曙光升起前后 | 169 |
| 天降重任于斯人 | 179 |
| 重要的第一步 | 188 |
| 没水的地方走旱路 | 209 |
| 有水的地方走水路 | 223 |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244 |
| 为南北两山铺绿撒翠 | 256 |
| 渭源情长 | 274 |
| 个人、家人、他人 | 291 |
| 夕阳无限好 | 309 |
| 附录：年表 | 327 |
| 后记 | 340 |

引子

1936年，13岁的贫家小子李子奇告别家人，毅然投奔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从此，奏响了他生命的新乐章；

1949年，各族人民欢庆宁夏解放的锣鼓声刚落，26岁的李子奇就被任命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是当时宁夏最年轻的厅级干部；

1964年，在轰动全国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四清”运动中，时任经理、白银市委书记、白银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的李子奇被骤然撤职、降级、留党察看，下放基层，劳动改造，从此，15年没有工作；

1982年，在举世瞩目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刚复职不久、任甘肃省轻工业厅厅长的李子奇，出乎人们意料地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被任命为甘肃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过了5个月，出任甘肃省委副书记，成为当时陇原政坛的头条新闻；

1990年，李子奇离开省委书记岗位后，担任省顾委主任。他来到渭源县盛家坪时，村民们闻讯从四方拥来，旋即扯起两幅“欢迎李爷”的大红绸子标语，争先恐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1998年，李子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陕西省神木县石角塔村时，本村和近村的数百名村民，聚于村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着秧歌，夹道欢迎这位61年前从这里出去的娃娃、现已年过七旬的老人。

也许是偶然吧，这几件事都发生在秋天。

塞上烽火

谢谢火焰给光明，但是
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韧
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泰戈尔

一棵大树的成阴，有赖于深扎地下的根须；一个创业者的足迹，与他脚下的土地和历史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神木县是一块闭塞而又辽阔、贫瘠而又神奇、多难而又不屈的塞上土地。正是这样一方空间的风云雨雪，铸就了塞上人勤劳、善良、质朴、勇敢、坚韧的品格，养育了一批批杰出的人物，演出了一幕幕雄伟、激越、悲壮的历史活剧。

相传，今神木县城东北杨家城（古麟州城）东南40步外，有松树三株，大可两三人合抱，人称神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即有人类定居，秦汉始有建置。清光绪年间，大致形成今天的县境。神木县位于黄河中游、长城沿线、陕西省的东北端，北与内蒙接壤，东隔黄河与晋西北相望，

总面积 7706 平方公里，面积居陕西省各县之首。自古称边疆要塞，乃兵家必争之地。发源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县的伴树河，由石圪台进入县境，在房子塔以西的河流称为乌兰木伦河，在房子塔以东的河流称为犊牛河，两河在房子塔相汇，以下称窟野河，县境流长 159 公里，流经大柳塔、中鸡、孙家岔、麻家塔、永兴、店塔、城关、西沟、栏杆堡、瓦罗、太和塞、沙峁、贺家川等 17 个乡镇、496 个村庄，流域面积 3867.7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一半。她时急时缓、永不疲倦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脚步，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个风雷激荡的故事，传诵着无数将热血抛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英雄儿女。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派名将蒙恬北讨匈奴，收回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和神木一带）。秦末，又被匈奴占领。汉武帝元朔二年，将军卫青收复河南地。唐太宗大历十三年，吐蕃进犯麟州，郭子仪派李怀光率兵击退。北宋以杨业（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杨业为麟州人）为首的杨家将，抗击契丹入侵，保卫北宋边疆，骁勇善战，所向披靡，辽敌“望旗生畏”，也引来奸臣嫉妒。在一次作战中，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有意陷害杨业，逼其孤军深入，陷入十余万敌军重围，杨业受伤数十处，杀敌百余人，因战马受伤被生擒，部下无一生还，他叹息道：“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本欲捍卫边疆，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不想为奸臣嫉恨，逼令赴死，以致大军败绩，我有何面目活于敌国！”遂绝食三日而死。他的儿子杨延昭继承父业，智勇双全，战功赫赫，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镇守边疆 20 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入侵。

钦宗靖康元年，辽将小鞠录攻陷麟州城，杨震及二子战死。太宗皇统八年，麟州被西夏占领。宣宗兴定元年，麟州又被金兵占据。之后，旱灾、疾疫不绝，不断暴发农民起义。明崇祯十七年，陕北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制将军李过攻占神木城。清顺治六年，农民高有才聚众起义，延绥守将王永强起兵响应，攻占神木城。是年八月，清廷派吴三桂率军围剿起义军，高有才投河殉难，起义失败。康熙十四年，绥德周济民、定边守将朱龙合众造反，东进神木，守将孙崇雅开城以应，后被叛徒出卖，周济民死于乱军之中。

20世纪初的华夏大地，是一个多灾多难、动乱、苦涩的年代。数千年封建专制大厦坍塌后，代之以军阀混战。继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中国大地喘不过气来，赤地千里，宇际幽幽，战火纷飞，灾害连连。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陕北及神木大地上更是哀鸿遍地，饿殍盈野，卖妻鬻子，裂啖死尸。

正当华夏大地陷入沉沉黑暗之时，在西半球的莱茵河畔，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点燃的真理火种，穿过欧亚上空的乌云，在上海、北京等地落地起火。数年后，火种传到神木，迅速在这块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1925年，“五卅”运动后，本县旅外学生王瀛、张友清、史仙洲、王兆卿等回乡宣传马列主义，在学生中散发《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1926年暑假，由北京、太原等地回乡的学生十几人秘密聚会，成立临时党组织。10月后南乡贾家沟、沙峁镇建立党组织。城关、高家堡等地还成立

了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进步团体，张贴标语，召开演讲会，宣传北伐，号召人们投身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中共神木城关区委员会成立，贾拓夫等人发动党团员印发大量标语传单，向反动派示威。1929年，王兆卿、贾怀光、贾令德、乔钟灵、贾怀智等先后在南乡建立7个共产党支部，发展党员百余人，并于1930年创办我党控制的沙峁镇第三高级小学，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随后，成立了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会，革命力量日渐壮大。1933年，神木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神木特务队成立，拉开了神府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34年，神木游击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模），随后又改编为独立师，共400多人。1934年3月，中共神木县委员会在南乡的崔白家沟成立，之后，成立了县区苏维埃政府。苏区普遍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共青团、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在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1936年1月，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成立。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到达神府特区。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面鲜艳的革命红旗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飘扬，成为全国少数几个一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造就了无数出类拔萃的仁人志士，20世纪以来神木就涌现出地师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125人、县团级和相当于这一级干部227人。其中有原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神府红军创始人

之一、原军委长沙高级工程学院院长、少将王兆相，中顾委委员、原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第十二和十三届中央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原中纪委副书记李正亭，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登瀛，神府革命先驱者之一、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乔钟灵、刘北垣，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智盛，原中国驻加纳大使贾怀济，革命妈妈王补梅，名医抗逢源等。神木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保卫这片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日子里，神府根据地也处在血雨腥风中，国民党军队对神府苏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对革命者进行残酷镇压。神木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神木籍烈士达611人，仅南乡的沙峁、贺家川镇就牺牲了151人。其中有早期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史仙洲、王瀛、贾令德、张廷杰、张友清、王兆卿和为保护老百姓诱敌至悬崖英勇就义的三妯娌黄爱云、贺传芳、刘金珍等。敌人镇压革命者的手段极其凶狠残忍，剜眼、割鼻、摘心、取肝、点天灯、吊人头等，惨不忍睹。“铲共义勇队”副大队长高如升亲手杀害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无辜群众46人。国民党515团团长樊明清亲手和指使他人杀害革命者200余人。在沙峁、张家沟、马镇等地开场杀人，最多一次杀了19人，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刑场上积尸成堆，血流成河。反动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凶狠、残暴，百

姓恨之入骨。一次，他们从距沙峁十余里的刘王家畔抓回农民6人，长者60多岁，小的不足16岁，拷打吊审一夜后，杀害于窟野河畔。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张廷杰不幸被捕，国民党514团团长姜梅生逼令群众用矛枪刺张，群众不忍，遭“铲共义勇队”毒打，张廷杰不愿让群众受苦，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怕，向我扎吧！”回答他的一片号啕之声。敌人无奈，命刽子手从脚开始，一矛一矛往上刺。瞬间，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土地。张廷杰骂声不绝，英勇就义。

神府儿女并未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所吓退，反而更激起了他们对敌之仇恨。在党的领导下，神府乃至整个陕北，革命烈火以燎原之势向敌人逼近。

黄河在咆哮，窟野河在沸腾！

喜得掌上珠

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

泰戈尔

民国十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1923年9月29日）子夜，塞上的萧瑟秋风滚过黄土沟坡，从门窗缝隙钻进农家窑洞。位于窟野河畔的石角塔村闪烁着昏暗灯光的李登元家的窑洞里，传出婴儿坠地的呱呱声。声音虽然柔弱，但在沉静的村夜，显得格外清亮，惊醒了早睡的村民：“呵，李登元的婆姨玲玲生了，不知是男是女，是喜是忧？”当李登元在慌乱中得知妻子生了一个胖小子时，乐得咧开了大嘴，玲玲也高兴得忘记了刚才分娩时的巨痛。儿子的出生，对年近30岁的登元夫妇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这一夜两口子兴奋得一夜未合眼。

石角塔村，是个在陕西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但在祖辈生息于这里的村民眼里，她却是个可爱的地方。她坐落在神木县城南44公里的窟野河下游东岸，依山傍水，山水间镶嵌着片片绿洲，碧树良田，数百孔石窑，面南

背北，在日移树摇中，时隐时现，晨烟缭绕，晚霞如火，勾画出塞上别样的山姿川貌。千百年来，石角塔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流逝，贫穷依旧。对于久居塞上的边民，窟野河是母亲河，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这条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干旱的塞北，这条流量33.09m³/秒的河不算小，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到1949年前的几千年，从未开发利用，像石角塔这样一些坐落在平川的村庄，虽有许多平展展的耕地，但却浇不上水，遇到灾年，眼睁睁看着河水流逝，庄稼被渴死，而望河兴叹，一筹莫展；若遇到秋雨连绵，洪水暴发，流量超过平常的几百倍，常冲走大量人畜，冲毁田园，可也给下游村民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神木北面与内蒙古相连的一带是大煤田，每到汛期，洪水从上游冲下大量煤块，沿川农民向来就有汛期在窟野河捞炭的习惯。每当洪水下来，全村老少一齐出动，男人赤身裸体，女人毫不回避，帮助转运，场面颇为壮观。人手多的农户，一次可打捞上万斤煤炭，够一年使用，还可换粮换物。另外，冬季结冰后，窟野河又成了当地农民的运炭专线，拉着自制的拖子，穿着特制的冰爪鞋到神木西沟煤窑拉炭，省力省时，运量也大。

还值得一提的是，出石角塔村向南走不足一公里，便是鼎鼎有名的神府苏区腹地沙峁镇——早期陕北的“革命圣地”。这里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啊！（本书前章已叙及）毗邻的石角塔村自然深受其影响。

石角塔人，是清一色的李姓。寻根溯源，先祖出自一